

朱熹注

中庸章句集注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失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

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自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竣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謂道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當其理所謂達道也精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之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聖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以用力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於心無時
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也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知見音現○隱暗處之中微細之事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也則是天下之事無有善惡明顯而過於隱微之中者是以君子之於遠也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者是以君子之於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
也達道者循性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由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
之用也此言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謂共由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
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
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中而萬物育矣
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地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是其一體之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比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有不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三章此十章皆論中庸以釋管寧之義文辭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

中之實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鮮上聲下同
爲至然亦人所同得
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
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旣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肖之過，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

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不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

不匿。其廣大光明。必又如此。則人就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

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

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驛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

不能期月守也。予知。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中

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也。奉持而著之。心習之。聞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

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

柔弱，故以含忍之力。

勝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革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

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

強哉矯，偏著也。舉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

變，平生之所守也。

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之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

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

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有所

不能，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能，不達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

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也。

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

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

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卷。○費用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

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停竟病博施詩云鳶飛戾天
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察者也子思引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
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一節子思與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天地文結上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
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故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
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別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子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能收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

推己及人爲恕遠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遠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人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

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

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

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矜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

皆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中庸章句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上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貴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其所居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言素其

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居易平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

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

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猶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室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室於兄弟如此則父母

右第十五章

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詩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

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無形

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所爲。所謂乾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洋洋乎。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洋洋流。動充滿之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

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爲昭明。焉。萬機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致。○詩大雅抑之篇。格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

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太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王季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季之。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

通於上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

重若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衾衣先祖之遺衣祭則設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

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

導飲也。殊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爵於其長而眾相酬益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

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

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

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連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也。此

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哀公問政。哀公名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

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

人道敏政而言也。為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

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

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體味之可見。空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思修身不

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開

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開

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者一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

而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

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因所知勉行謂

不能有成此道之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並去聲○此言未及

乎達德而不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勉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最

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者殉人欲而忘反儒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

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達故尊賢次之柔遠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主謂道成於己而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故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其有極是也。不惑。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讓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故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侍之誠而養之厚。益以身體之。而上下其食是也。往則如也。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往則來獻。玉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九者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指其功反。行去聲。○凡事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上聲。從七容反。○此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
物而中學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目也學問思辨
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
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弗思慮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求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故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不能明柔不能強。德勝氣質則愚者固執於明。柔者可以達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齒莢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成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
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足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語始詳而所謂
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困。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
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品所刪有不盡者。今當
爲行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固之。巨細精粗。無毫髮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

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大過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也。則有不外著則又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祲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開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者。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得天下之物。皆誠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成己。然既成。則自然及物。高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徵驗於中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明。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也。本此言聖人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地而音現。不見而章。以配無為而成。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不以其然。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二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並去聲。而音。昭。猶。歌。歌。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鳥。平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於音鳥。平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統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節下文。兩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德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也。此言道德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威儀待其人而後行。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節而音也。疑。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煖。溫之。溫。謂。故。學。之。

矣。復時習之也。敦如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折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資首尾相應。聖賢所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蒸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思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今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禮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言上章爲下不倍。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得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王以前如夏

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質諸

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